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4 年 1 月 8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國強議員，J.P.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石禮謙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J.P.

黃成智議員

馮檢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余若薇議員，S.C., J.P.

缺席議員：

朱幼麟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單仲偕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羅致光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馬逢國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的提問。如有需要，有關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現在已經有多位議員按鈕示意提問了。（眾笑）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鑒於 7 月 1 日有超過 50 萬人上街遊行，區議會有 100 萬人投票，元旦也有超過 10 萬人上街爭取民主，但董先生的施政報告卻完全沒有回應市民對民主的訴求，以致令市民非常失望。

董先生，你會否覺得中央政府對香港人落實“高度自治”其實應該充滿信心，而董先生在特區政府諮詢中央意見時，是否應該同時和同步盡快諮詢香港市民關於政制方面的意見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七一的時候，我曾告訴你我是很細心地透過電視注意着。然後，我作了很多反思，亦看見市民的訴求和怨氣，以及他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在這方面，過去六七個月來，政府及我本人都很努力地改進，亦看見市民是要求搞好經濟和搞好民生等問題。我們在這方面已作出了很多努力，也知道市民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有很多意見，而我們亦撤回了第二十三條。其實，政府有作出即時的回應。

關於社會對民主訴求的要求，我亦清楚瞭解。可是，楊議員，我想告訴你，我現在所做的，今時今日所做的，便是要確保政制檢討開始後，每一方面都可以很順利地進行。所以，一些基本的問題是必須首先解決的，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基本的問題是甚麼呢？有一些是原則性的問題，也有一些是法律上的問題，例如牽涉《基本法》政制檢討的有關條例，究竟要怎樣理解呢？我們要首先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而現在正在做這部分的工作。一個三人小組已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它會與中央進行諮詢，亦會在香港聽取大家的意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步驟。我們是重視香港社會的意見而作出這項決定的。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民主的發展要按香港的實際情況，而事實上，香港的實際情況，便是市民需要民主的訴求。請問董先生會否覺得政府諮詢中央有關法律的意見，是跟同時諮詢香港市民會發生互相排斥的呢？如果不會互相排斥，是否可同時進行呢？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剛才已說過，要做好這項工作，第一步便是要先搞好和瞭解一些原則性的問題。這是甚麼呢？如何處理呢？這涉及一些法律性的問題。我們在諮詢中央的同時，也會就這些問題聽取香港的意見。當妥善處理了這部分的問題後，再研究我們如何開始改制檢討的工作。

勞永樂議員：董先生，很高興你在施政報告第 32 段提及醫療產業化，在滿足香港人需求之餘，亦進一步把高增值項目的服務擴展至內地，以至亞洲地區，這亦是我一向的主張。但是，醫療產業化絕對不可以依靠公營體系帶動，因為公營體系的營運是用公帑支持，服務對象亦主要是香港市民，故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的問題是，政府有甚麼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以配合醫療產業化；以及政府有甚麼措施能夠促進民營醫療事業發展，真正落實醫療產業化這個施政方向？

行政長官：勞議員，我每次與你見面，你確也會向我提及這個問題。我亦很同意醫療產業化不是公營醫療系統內應該做的事，而是應該由私營醫療系統推動。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扮演一個很積極、但只是一個配套的角色。如果 the private sector(即私營醫療界)想通了要怎樣做，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配合，或在開拓市場方面配合，或在外國或內地某些地區出現障礙時，希望政府能夠協助開導，我們是會積極處理這些工作的。

我正希望香港醫療界，尤其是私營醫療界能夠起積極的作用，來推動這項工作。我可以答應勞議員，政府會大力、大力支持的，希望你能成功。

勞永樂議員：董先生，我也希望成功。香港的醫療其實已有一段長時間是由公營醫療作主導，甚至出現過惡性競爭的情況，使私營醫療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少。政府有甚麼方法檢討這方面的問題，使公營及私營醫療之間能夠存有一種夥伴關係，不致有一種惡性競爭的關係？

行政長官：其實，公共醫療多年來實在做得很好、很好；但事實上，我們在財力方面有限，所以極希望私營醫療的角色能加強，我相信政府會在這方面積極配合，也希望私營醫療能多做工作。

另一方面，我想再提一下勞議員剛才所說的醫療產業化一事。另外一個可以催化產業化的做法，可能便是要在外地引進一些較有名氣、專責療養的醫療組織來港，在香港開設療養院並首先與香港的醫院合作，這也是一個辦

法。因為外間有很多這類的專業公司或專業醫院，都是可以提供協助的。在這方面，不論是政府、私營企業或私營醫療架構，其實都可以共同研究。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楊森議員剛才的提問，基本上，政制事務委員會自從去年 10 月到現在，一直等待着一個政制改革諮詢時間表，最後，在去年 10 月，曾答應會在 2003 年 12 月底前能夠提交一個時間表，但現時卻說由於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較傾向有需要先解決《基本法》的理解問題，因此先成立一個小組。成立一個小組以理解《基本法》的詮釋問題是重要的，但本身又有否一個時間表呢？在徵詢北京的意見的同時，是否亦會聽取香港市民和大家的意見？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歡迎大家進行理性的思考和探討，並發表意見。這本身是一項諮詢，但有否時間表？會否定在 1 個月、2 個月或 3 個月之內完成有關的工作呢？對於這個時間表，行政長官會否準備發布在何時完成就《基本法》條文理解的諮詢工作，而這項理解很可能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較為狹隘的理解，另一個則是較為寬鬆的理解。很明顯，我較為傾向寬鬆的理解。在這方面，不知道香港政府現時有否一些特別傾向，表示應該是較為寬鬆一些，因而令諮詢的涵蓋面可以較闊，還是較窄……

主席：黃議員，黃議員，請盡快提出問題，因為尚有二十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你盡快清清楚楚地提出問題，稍後你還有機會提出跟進問題。

黃宏發議員：主席，剛才已經差不多問完，如果你不打斷的話，便已經問完了。（眾笑）多謝你。

行政長官：這樣便真是“論盡”了，我不知道黃議員想問我甚麼？（眾笑）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問題很清楚。這個工作小組會徵詢北京，即中央人民政府各有關機構的意見，同時亦徵詢香港市民的意見。這項諮詢工作有否時間表呢？在何時可以完成呢？是較為寬鬆，還是狹隘的理解呢？

行政長官：黃議員，第一點，我想對大家說，政府不是在拖延這件事，絕對不是在拖延這件事。第二點，中央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我覺得我們有責任作出一個正面的回應。第三點，政府在今天並沒有時間表，時間表有待安排。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不會拖，我們會盡快，我們一定會盡快。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問題是，這個工作小組諮詢中央人民政府和諮詢香港市民，歡迎大家發表意見，有否一個時間表呢？是否限期在 3 個月內完成？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們會盡快。在今時今日，我不能向你說出一個時間表。

梁富華議員：主席，董先生……（公眾席上有人叫囂）

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不准喧嘩，請你自動離開。（公眾席上有 1 名男子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保安人員，請帶他離開公眾席。（數名保安人員趨前欲阻止該名男子叫囂，但他繼續站立叫囂）

主席：公眾席上人士，如果你再不停止，我便要暫停會議了。（該名男子接着被保安人員帶離公眾席）

主席：梁富華議員，請你繼續提問。

梁富華議員：董先生，每次的民意調查中，市民最關心的、放在首位和最重要的，其實都是經濟問題、就業問題。我亦曾多次向你表達意見，希望凍結輸入外傭，以及研究鐵路網絡的發展、職業司機就業的關係等，想請你作出一些決定。但是，昨天施政報告中有關這兩點的卻令我感到頗為失望。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的第 52 段說，政府會密切關注從事政府外判工作的工人得到合理待遇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勞工界關心的。我想請問董先生有何具體設想，例如外判合約中有否訂明不准判上判、訂立最低行業工資的參考指數，或加強懲罰違例的僱主呢？

行政長官：我這樣說出來，是表示政府會非常重視這事項。當然，各種手段我們也會使用，基本上是不可以有不合理的外判薪酬水準。我想再向你說明，其實在數次談話當中，勞工界均有向我提及這問題，即有關本地家務助理的問題。我也知道我們現時是採取補助交通費的辦法。你亦應該留意到我

曾說過，我們是會不時檢討這問題，如有必要，我們會再研究有甚麼可以作出調整。至於其他問題，我們仍在研究中，所以不能即時向你作出回應。

梁富華議員：董先生，要政策有效，一定要政府的政策本身不能有矛盾。你剛才曾說過本地家務助理有交通補貼，但同時，你卻繼續容許輸入較大量的外傭，實際上，這些做法本身是有矛盾存在的，我覺得政府應該有效地解決問題。

行政長官：自從我們宣布要收取外傭僱主 400 元的徵款後，外傭的數字最近已停止增加，我們也正在密切注意這些問題。

劉健儀議員：董先生，物流業現時面對最嚴峻和最迫切的問題，不是處理貨櫃的能力，包括碼頭設施不足的問題，而是深圳與香港的貨運成本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形成很多貨主也因為深圳的成本較便宜而選擇從深圳出口貨物的問題。這種情況導致深圳港在最近數年有高雙位數字的增長，而香港卻充其量只有單位數字或低單位數字的增長。預計隨着深圳碼頭不斷發展，去年有泊位落成，今年也會有泊位落成，這種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為嚴峻。施政報告第 22 段提及內地和香港均同意加強在物流上合作的策略重要性，請問董先生，在物流方面合作的策略重要性，會否包括協調深圳碼頭及香港碼頭的發展，從而減少惡性競爭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你所說的完全是對。香港的成本偏高，我在施政報告中也有提及到。如果長此下去，香港會完全落敗，因此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有數方面的工作是正在進行中的，第一，在通關方面，要盡量更好地疏導，其實，大家每隔 6 個月也可以看到有些進步。當然，我們仍然可以做得好一些，我們是會繼續努力的，因為在通關方面做得快、做得好，成本便會降低。在西部通道完成後，成本也會降低。此外，有關碼頭的興建和成本，其實，我個人認為，就碼頭的建築成本而言，香港與深圳是不會相差太遠的。至於營運成本，由於並不是那麼有需要勞動力密集，因此也不會相差太遠。所以，基本上，我們要把香港的能量增加才可以。至於你提出的問題，我們曾經與中央討論過，內容涵蓋大型的基建，包括碼頭在內，並認為是應該加以協調的，這是大家的共識。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是會進行的，因為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會對香港有幫助的。可是，最終而言，我們也必須降低我們的成本，否則顧客是不會接受的，對嗎？我們會在數方面推行工作。

劉健儀議員：主席，請問董先生，在碼頭設施的協調方面，何時會有消息告知物流業界呢？因為業界非常擔心。過去數個月裏，我們的貨運量連續下跌 5 個月，這主要是因為深圳的泊位落成，在貨源不多時，深圳便會完全搶去我們的貨運。這種不協調的情況在長遠而言、在中短期而言會令業界非常擔心，因此，何時會有好消息告知業界呢？

行政長官：在此，我想談談其他方面，然後再談這方面。很多人說我做甚麼事情也慢三拍。（眾笑）其實，我在兩年多前，已和中央開始討論成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爭取在香港設立個人人民幣業務、爭取結算的安排。最近，我們成功了，但這些事情是要經過長時期的討論才可以的。我仍記得在三年多前，我向朱總理說，如果內地的市場不向香港開放，香港的經濟便會出事，一定要開放給香港才行。這是三年多以前的事，我不是慢三拍的，而是一早已在討論了。我提出這件事情後，朱總理說因為當時中央正在與 WTO 討論，因此我們要等待。我仍然記得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天，我即時向中央反映說：“噢，既然已加入了，我現在也要來了”，而最終也談妥了。當時的總理，即溫總理也答應在 6 月底便可以簽署文件。

為何我在這裏說這些事情呢？其實，在運作上，有很多事情是在很久以前，大家便已經開始研究有甚麼可以做的，有關貨櫃碼頭的事情，也同樣地在較早時便已經提了出來。我們設有基建協調小組，是會討論這些問題的，最終希望能夠得出好的結論。我是不會慢三拍，而是會走在前面的。

鄧兆棠議員：行政長官在他的施政報告中表示，經過五年半的實踐後，問責制是成功的，但我看不出它是成功的。我想問行政長官，有何具體計劃完善這個問責制，特別是在各個問責制官員之間的協調和合作方面，情況是怎樣的呢？此外，問責官員與下屬之間的溝通和指令，如何才能做到“如臂使指”般呢？

行政長官：鄧議員，這個問責制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很重要的改革。要令政府的施政能做到“以民為本”，是很重要的一步。一年半以前，我們已開始進行、開始努力，我們看到有很多的確須改進的地方。我們也必須知道，任何這類政制改革、任何如此複雜的政制改革，是不可能在一兩年內便即時看到成效的，這是需要時間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和我的同事經常在研究這些問題，經常在作出自我批評，也經常在問怎樣才能做得更好。我只可以說，如果你每 3 個月或每 6 個月看看我們的表現，或每年看看我們的表現，便會看到我們在各方面的進步，包括你剛才提出的問題。

鄧兆棠議員：董先生說有很多地方須加以改進，我想他談一談有哪些地方他是看到須加以改進的呢？

行政長官：其實，要改進的地方實在很多，我們怎樣才能夠——例如政府的主要官員——如何才能夠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好呢？如何能有更多時間深入民間呢？其實，他們的工作是繁忙到不得了的。這便是一個例子。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呢？這是一個例子。

譚耀宗議員：董先生，在 CEPA 實施方面，施政報告提到有 273 種香港產品可以免稅輸入內地，這點很好。不過，根據一些廠家向我反映，他們說香港有些食品在內地也是很受歡迎的，例如醬料、雞粉、月餅、臘味等，可是，唯獨這些食物卻未包括在 CEPA 的協議內。這點是否在談判的時候遺漏了，或一時未能達成這方面的協議，究竟何時會做呢？我們覺得你所提及那些新科技或創新工業的發展，可能要等候很長的時間，因此，是否應研究怎樣加入這些現成的項目，為本地的勞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行政長官：譚議員，我也希望可以是這樣。為何會有 273 個項目，這是香港向內地輸入最多的項目數字。其實，最終可以有數千個，我記得是約 4 000 個，所有 WTO 下的項目都是可以加進去的。那時，總理跟我說，他會一直研究如何充實 CEPA 的內容，由 273 個項目一直慢慢增加至數千個。我們已定下了一個日子，希望在 2006 年 1 月 1 日達致這個目標。這個日子好像很遙遠，還有兩年時間。現在最重要的，是看香港與內地海關的合作。如果合作得好，沒有走私的情況，我們做得很好時，速度便會快一些。我們會一直留意着，一直跟進，希望能夠盡快辦到。

譚耀宗議員：我想再強調一下，香港食品方面其實是做得不錯的，我們對其有信心，其質素亦有保證。如果在這方面能早一點向內地爭取，不要待 2006 年才實行，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希望特區政府能重視這方面。

行政長官：好的，我們會盡量爭取。

何秀蘭議員：主席，香港的政制改革是要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規定。然而，實際情況是有數十萬人上街投票，要求有民主政制改革。七一之

後，我們看到很多親政府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到北京，但市民很擔心這些意見並不能代表港人。當然，我們很希望能有一些諮詢，讓我們如實反映意見。但是，董先生，你會否同時安排公開、正式的渠道，讓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參加遊行的人可以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意見，協助中央瞭解香港的實際情況，令有關人士的意見不會被歪曲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其實，中央是完全掌握香港的情況，他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渠道得知，對香港的情況掌握得很清楚。至於我有否如實反映香港的情況？我可以告訴你，我身為行政長官，是有職責如實反映的。整體來說，中央本身亦掌握有關情況，你不能低估他們的能力。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從來不會質疑行政長官有否反映有關情況。但是，他一直跟中央所進行的溝通和反映的意見，可能是有一定的政治立場、政治取向。然而，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很多不同的聲音，我相信市民很希望香港人的理性及和平的民主訴求不會被歪曲。行政長官應看到這類意見以往沒有被反映，將來可否有一些正式的渠道及安排，讓大家可以直接發表意見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待我們談清楚第一步在法律方面、原則性方面的問題後，便可以思考如何處理這些事情。

李卓人議員：董先生，昨天聽了你的施政報告，令我覺得香港人很悲哀。超過 50 萬人出來，以理性、和平、積極的方式表達對民主的訴求，換來的是你昨天跟全香港市民說，要先諮詢中央政府。我覺得我們的悲哀在於我們的行政長官飲的是香港人的水，流的是香港人的血，但竟然不敢或不肯——我不知道——向中央爭取香港人應有的民主空間，應有的“港人治港”。董先生，我想問你，你述職時，究竟有否為香港人爭取，爭取我們希望普選行政長官的要求；爭取我們希望獲得更大民主空間的要求？你有否這樣做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已經如實反映香港現在的情況，我已經如實反映了。

不過，我想在此跟大家談一談 3 點。第一點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向中央爭取，其實大家都要知道，大家都要知道……也許我換另一個說法。6 年前，我擔任行政長官後便開始說這句話：“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會更好。”這不是單單一句話，而是我的信念。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對此十分相信。事實上，香港和我們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為何要爭取呢？大家都是為香港人的整體利益做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現時要做的，是如何確保香港人的整體利益；如何使香港在何種政治制度下，民生繼續改善，繁榮穩定得以維持。這些都是大家想做的。

第二點，香港政府依照《基本法》辦事。我可以告訴你，六年多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很嚴格地按照《基本法》辦事。我相信在政制檢討一事上，他們同樣會依照《基本法》辦事。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因為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另外有兩點我想跟大家說一說，我是想說個清楚的。自我擔任行政長官以來，我的其中一項責任是要執行《基本法》。我是向香港特區負責的，我亦是向中央負責的，所以我有責任好好執行《基本法》；我也有責任向中央匯報香港《基本法》在執行、落實及貫徹方面的情況。這是我的責任，我會繼續這樣做下去。如果中央向我提出要求：在政制檢討一事上，他們希望能與我們就原則性的問題及《基本法》有關係文的問題，經過大家有更好的瞭解後，才作出安排，我認為這完全是合理的事，完全是合理的事。

第三點我要跟大家說的是，究竟中央是否有這項權力呢？大家要看看《基本法》來研究，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有這項權力的。為甚麼呢？“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基本法》也是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政制發展關係到“一國兩制”，也關係到《基本法》，包括《基本法》的貫徹、《基本法》的落實。中央政府是有權力和有責任，它對整個國家是有這責任審視這件事的。事實上，香港社會又是接受的，不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央政府說高度關注這件事，而且要求與我們有良好的溝通，我覺得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它範圍內的事。因此，我們要很努力做好這件事，要具備這樣的精神才可以。

李卓人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提到他 6 年前曾說：“國家好，香港好”。那麼，我們是否要待中國有民主後，香港才有民主呢？他會否覺得如果香港可以有更大的民主空間，也是對中國好的呢？

我剛才提出的質詢是，你有否爭取呢？我不否定中央有權。當然，在“一國”之下，中央是有權的。如果中央無權，我們根本便無須向中央爭取；

我們便無須透過你向中央爭取。因此，我的質詢是：你有否替全香港的人向中央爭取？如果沒有的話，你怎樣代表香港人擔任行政長官呢？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幫助香港人，為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取得我們應有的權利，便是“高度自治”的權利，不要再等中央恩賜，而是真的要跟中央商討。因此，我想問董先生，上次述職時，你除了如實反映外，我再多問你一次，你有否爭取？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剛才已跟你說過，現在我再說一次。做這樣的工作，全部都是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而做的；為了我們這一代，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而做的。確保“一國兩制”的落實；確保《基本法》的執行，對香港來說，是最基本的。

至於政制的檢討、政制如何發展，這正是我們現時開展的工作。我們現在說的第一步，便是要澄清原則性的問題和法律的問題。先做了這一步的工作，其他的工作我們自會因應處理。

周梁淑怡議員：在施政報告中，董先生特別在第 16、17、18 段提到關於你和政府決心繼續改善營商環境，這是絕對得到自由黨的全力支持。第 18 段特別提到規管過多過細，令業界感到不勝其煩，這絕對是真實的。請問董先生可否承諾，無論是什麼規則，在決定立例前，一定會進行對營商影響的評估，一定會經過這步驟；而在這步驟中，一定會真真正正吸納一些明白該行業運作的人的意見來作出評估？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政府有否就現時一些十分嚴苛的規例作出全面檢討，確保一些無須這麼嚴苛的規例得以放寬，真真正正達致所謂“有利營商環境”這目標？

行政長官：周梁淑怡議員，關於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你說自由黨表示認同，其實，我記得這是你們三番四次向我提出的問題。

很多這些規例的存在，是因為考慮到要以不同的利益集團為出發點。新規例的訂定，也是基於這些考慮。另一方面，當然也考慮到，例如藥品是日新月異的產品，究竟應該如何規管才較好。因此，有許多這些問題存在，是政府要考慮的。不過，我完全同意，在作出最後決定前，政府應該考慮一下無論做任何事對營商環境會造成的影響。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另一類嘮嘮叨叨的規管條例，其實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有些時候已經不再適用。那些不再適用的，其實應該予以剔除。我相信將來唐司長和其他同事會在這方面努力檢討。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董先生，其實，過往我們就這意願已經談論過數次。我們深信行政長官十分支持這種做法，但事實上，步伐卻非常緩慢，特別是他剛才所說的第二點，即現有的一些過分嚴苛的規例，根本已經不再是有需要的，但政府卻似乎沒有作出很有秩序的檢討，剔除這些沒有需要的規例。我們可否獲得行政長官的承諾，會有決心快速處理這事，使“有利營商環境”這目標可以早些確立呢？

行政長官：唐司長在笑，即表示我們一定有決心搞好這事。（眾笑）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民主是人權。香港人爭取民主已達 20 年，卻仍然遙遙無期，這實在是港人的悲哀。你剛才說特區政府沒有拖延民主，但自去年 7 月 1 日至今已達半年，政府卻沒有任何政制改革的時間表，這算不算是拖延民主呢？

數月前，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曾承諾，在去年年底便會提交政制諮詢時間表，現在政府交了白卷，這又算不算是拖延民主呢？你的施政報告只表示會成立一個專責小組，以聽取中央對《基本法》的法律意見，卻沒有任何聽取市民意見的時間表，這又算不算是拖延民主呢？你對民主的態度，究竟是慢三拍還是慢六拍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我沒有拖延我們的工作。2007 至 08 年的選舉究竟會怎樣安排，我們首先要經歷過目前我們正進行的工作，把基本的問題弄清楚，以便有足夠時間來安排任何有需要安排的程序，使屆時如果有修改的話，2007 至 08 年的選舉是可以做到的，這是沒有問題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如果董先生說他沒有拖延民主，並在他的施政報告中表示希望聽取中央對《基本法》法律意見的同時，為何連一個最起碼聽取香港人意見的時間表，一個政制改革的時間表也完全交了白卷？這算不算是聽到人民上街的聲音？這是否把市民上街一事當作“無到”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做任何事都是這樣的，進行政制檢討也一樣。我們先要有好的法律基礎，先弄個明白，才可加快進行。這是最基本的，我們現在正是這樣做。

陳智思議員：主席，董先生，在你的施政報告第 55 段提及政府、商界和“第三部門”建立三方的夥伴關係的方向。我想請問董先生，政府會否考慮牽頭設立一個 3 方面均可共同參與的平台，就彼此關心的社會議題，尋求一個解決方案？

行政長官：其實，我覺得我在過去 7 個月裏已聽取了很多意見。關於“第三部門”這類意見，其實很多都是社工界向政府提出繼而轉達我的。你剛才提出的一個平台的想法，我覺得很好，希望你可以很詳細地告知政府，怎樣推動，做法是怎樣，我們可以一起討論。我跟大家說過，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整體社會，包括政府在內都要很關心弱勢社羣。全球化經濟把很多人邊緣化，我們有責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視社工界為我們的夥伴，所以，我相信你向我們提供的建議，我們是會積極回應的。

陳智思議員：董先生，本來我想跟進詢問你有沒有甚麼建議的。其實，就這方面，政府有否一些措施或考慮，以鼓勵更多商界參與和瞭解一些非政府的社會福利機構的工作呢？政府能否為我們提供一些有鼓勵性的方案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就這方面，其實已經有很好的開始，很多都是社工界牽頭做起，而且我覺得你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政府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亦可以積極參與這方面的工作，以鼓勵更多商界資助這方面的工作。

陳偉業議員：主席，昨天聽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我初期感到董先生這份施政報告充滿道家思想，管治上以無為而治為本，好像充滿智慧；但仔細看真這份施政報告，其實並非無為而治，而是無能管治。施政報告只是充滿“高大空”的思想，行政長官不但在政治上倒退，在經濟、民生問題方面.....

主席：陳議員，請提出問題。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正在提問。包括在失業及負資產等方面也不見有任何措施。行政長官在回應社會訴求方面，亦未能達到市民的要求。主席，以下便是我的問題：行政長官是否應早日引咎辭職，不要令港人因你的無能管治而繼續受害？

行政長官：你提出了很多問題，令我很感觸。無能、怨氣、辭職，我想從你剛才一開始所提到的經濟角度來談這些問題，然後再一次談去留問題。

第一，經濟轉型是一個很沉痛的經驗。1997 年 7 月 2 日，泰國貨幣跟美元脫鈎後，金融風暴便出現了，其後，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樓價跌了 70%，消費意欲削弱得不得了；香港一半以上的人的資產蒸發了，出現了負資產情況，財赤問題嚴重，通縮很厲害。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由於香港成本較高、勞動力錯配、工序外移，引致香港出現了很高的結構性失業率，工資下調便是很自然的後果。第三，內地城市崛起得很快，我們的競爭力喪失，這些都是很基本的問題。

這些外圍因素，在回歸前已不斷出現，回歸後更是排山倒海地湧現。在這個大前提下，發生了甚麼事呢？樓價下跌、失業率上升、薪金下調，市民當然不高興，當然會有怨氣，而政府為了控制財赤，於是要增加收費、加稅、減開支，致令很多人再一次受政府政策沖擊，他們當然是不開心了。可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說，這些外圍因素正在不斷推動，我們是要有方法走出來。可是，陳偉業議員，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即時見效的。我們是經過了很長期探索，總結經驗，終於走出了一條路來的。我們可以看到這條路現正運行，經濟轉型有了希望。

我們背靠祖國的政策，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經濟正在轉動。所以，雖然有 SARS 的沖擊，但我們的經濟反彈得很快，我對今明兩年的經濟是很樂觀的。我想問一問陳偉業議員，你知否我們過去五年半的通縮是多少？是 21% GDP deflated。你知否在美國 1929 年的大衰退後，全世界也沒有這麼嚴重的情形，但在香港卻發生了。美國大衰退時，GDP deflated 26%，失業率達 22%，這是很厲害的。所以，我想大家知道，我們在過去五年半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不尋常的，但我們已找到出路，我們正在走出來，我想大家知道這一點。

我再想說，美國在那時候 — 我們的情況是很嚴峻 — 你們都知道，金融市場及銀行均出現了大問題，失業率達到二十多個百分比。然而，回顧香港，我們雖然有 SARS 等那麼多問題，但金融及銀行體制運作正常，社會也在運作，政府的運作也很正常，經濟的困境亦過去了（儘管失業率升至 8.7%）。我想告訴大家，香港人其實是了不起的 — 不是政府，而是老百姓了不起，可以這麼平穩地忍受了困難，走出了一條路。我們千萬不要低估自己近期的成就才好。

我想告訴大家，在未來這段時間裏，經濟是好的；今年好，明年亦會好。如果看中長期，國家的經濟會達致 40,000 億元 GDP，會翻兩番，香港是一定會受惠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努力想辦法搞好它。市民關心經

濟、關心民生，我們要有責任把這些搞好才行。至於我個人的去留，陳偉業議員，那只是小事，一件小小的事罷了。我已說過很多次，我去是很容易的，但我留並不簡單，（眾笑）我是要有承擔，要付出很大的。我覺得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會繼續做，多謝。

陳偉業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說了很多問題，好像覺得他是全部沒有責任似的，例如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等。他有一項很好的觀察，那便是這些問題是全世界也沒有的，這些問題是非常不尋常，因為其他地方並沒有董建華。很多問題是來自行政長官他自己的。行政長官，你看到了問題，但結論錯了。如果問題是來自你本身，你是最大的阻力，那麼會否因為這個結論而再次考慮，你的去留正正便是香港市民所要求的？他們要求你盡早辭職，而你離職，正正便是復甦的最大希望。你會否考慮這點？

行政長官：主席，我想我不回答這些問題。

葉國謙議員：主席，董先生的施政報告以把握發展機遇、推動民主施政為題。我想問一問董先生，甚麼謂之民本施政呢？施政報告內容提到休養生息，是否意味着在 3 月的財政預算案中，唐司長將不加費、不加稅呢？

行政長官：其實，財政司司長的考慮，可能較諸我還要複雜，因為我們的確要在 2008-09 年度有一個平衡預算。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而這對我們的金融體制穩定亦相當重要。怎樣說呢？我想跟葉國謙議員說兩點。第一，因為經濟開始復甦，政府的收入可能增加，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會給予我們一個機會。為甚麼呢？因為要平衡預算，便只有是加稅、加收費，削減開支，或藉着經濟增長令收入增加這 3 個方法。如果經濟發展好，尤其是通縮如果可以慢慢消失，我很希望收入能夠增加，給我們空間做事，給我們一個機會休養生息，我們的大方向便是這樣。至於怎樣砌那些數字，便讓財政司司長向大家交代了。

第二，我也想跟大家說一說，怎樣做好休養生息的工作，怎樣做好以民為本的施政。其實是很簡單。這不是簡單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我們真的做甚麼事也要以民為本，自己要很謙虛、有承擔、很坦誠、很務實及以很開放的態度面對所有市民，盡量多聽各方面的意見。例如“休養生息”這 4 個字，便是我聽了很多意見後，反映給我，知道休養生息真是很重要，於是我們便這樣做了。所以，我想告訴各位，今後會更重視民意，而經濟轉好，正好便給了我們機會休養生息。

葉國謙議員：我想更正。有些傳媒朋友提到，施政報告最初可能不是稱為推動民本施政，而是推動民主施政。可能不是這樣的，因為一直以來都是推動民本施政，正如董先生所說般，要聽、要以民為本。不過，我想問一問，在推動民主方面，董先生是否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呢？

行政長官：民主是所有人的訴求。《基本法》內已寫得很清楚，而我們亦一定會依照《基本法》推動民主，我們一定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剛才已說了很多次，要開始政制檢討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最基本的第一步，那便是先要弄清楚法律的工作。我們已經開始了，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是下午 4 時正，你共回答了 14 位議員的問題。請問行政長官可否多讓兩位議員提出兩項問題呢？

行政長官：好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董先生，我是天主教信徒，所以對道家的事不認識，因此我沒有要求你辭職，希望你會回答我的問題。

你將香港人對政制諮詢的問題，說成是法律問題，但我想請問你，如果香港的法律意見相當一致，認為是可以由香港自行進行，但中央的看法卻完全不一樣，那麼，你現在可否給香港人一項承諾，你不會將這個問題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釋法，再次傷害我們的法治。你可否作出這項承諾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既不是道家，也不是天主教，亦不懂得看未來數月裏所會發生的事情。我只想告訴你，現在我們所做的，便是要清清楚楚地瞭解將來我們要進行的政制檢討，在進行之前，我們要研究清楚法律問題，待研究清楚後，才可走下一步。我覺得這是完全合理的。

李柱銘議員：行政長官，既然你連就一個這樣簡單的問題也不肯給我們一項承諾，你倒不如告訴我們特區政府究竟何時加入了陳水扁的助選團，協助他連任呢？

行政長官：我不明白你這個問題，但我想告訴你，台灣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我希望，亦希望你也同樣希望祖國能夠早日統一。

楊孝華議員：董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此大家可能都有共識，是一個快三拍，而不是慢三拍的問題。多年前，在簽訂有關迪士尼樂園的文件時，很多人都說希望可在 2005 年推行個人遊，這事已於去年落實了。不過，我想問董先生，由於業界表示，雖然個人遊對很多行業有刺激作用，但酒店業指出，即使個人遊的旅客這麼多，也只令酒店業的入住率升高 1%而已，而航空公司則說，由於旅客經陸路來港，所以亦沒生意可做。因此，我想問董先生，你在第 25 段提到個人遊可能會再擴展，會否將重點移至遠程、有飛機場、有高消費能力的城市？這個優先次序可能較只是擴展廣東省更為重要。

行政長官：即使旅客不乘飛機或不入住酒店，他們來到香港也會帶旺香港的消費，這點我們都看得到。我想廣東省在今年首數個月內，5 月前便會全部開放了。至於其他地區的個人遊的開放情況，我們會繼續努力，我們亦會聆聽業界的意見關於哪些城市較好，再開放哪些城市等。不過，我想跟大家說，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的潛力其實很大，我不覺得我們已做了足夠的工夫，使更多上海及北京的市民來香港，我希望我們的業界在這方面也下一些工夫。

楊孝華議員：董先生提及北京，我知道業界人士均認為遠程、乘飛機來港的旅客可帶來的經濟效益會較高，但有些地方仍須經迂迴的途徑才能到達香港，有些航班更有拒載乘客的情況。我想問董先生會否要求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在下月一年一度與中國商談增加香港及內地之間的航班時，為所有航空公司，包括內地及香港的公司，就增加航班一事多花點唇舌，多下些工夫？

行政長官：我們在這方面努力，這對香港是好事。多謝。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回答了 16 位議員的問題。還有 9 位議員輪候了很久，但今次是沒有機會提問了，希望下次你們有機會提問。

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零 8 分休會。